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一一二回 度良宵名花開並蒂 歌白紵病渴過三秋

且說章秋谷見伍小姐流下淚來，心上好生憐惜，替他拭了眼淚，口中說道：「我章秋谷平生忠厚待人，斷不是負心的人物。你想，你和我素不相識，你又不知道我家裡頭的情形，我就是花言巧語的哄你一場，你也沒有地方去問，何必一定和你講真話呢！但是我想起來，我想著法兒，用了詭計，把你騙到這個地方，心上已經覺得二〇四分的對你不起；若再要有心哄你，我自己心上實在過不去。你只要聽這兩句話兒，就曉得我不是有心哄你的了。只恨我自己沒有這般福氣，銷受不起你這樣的一個人。若是五年之前遇見了你，那就不是這般說法了！」伍小姐聽了章秋谷這番說話，不知不覺的心軟起來，沉吟了一回，只是搖頭不語。秋谷見伍小姐始終還是不肯，心中著急，暗想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的鐵心石腸女子，憑著我的這般才貌，全付的工夫，竟是打他不動！這便想個什麼法兒呢？」想了一想，只得又對伍小姐道：「小姐但請放心，這件事兒，將來沒有什麼亂子出來便罷，萬一個鬧了什麼亂子出來，我章秋谷情願與你同死同生，決不辜負你的一番情誼！」章秋谷說到這個地方，由不得心上一酸，便也長歎一聲，皆淚欲滴。伍小姐聽了，還在那裡沉吟不決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猛然間一陣大風從窗外透進來，吹得人透體生涼，毫毛欲豎。

接著一個雪亮的閃電，白光一閃，直照得滿室光明。這一下子，只嚇得伍小姐四體皆酥，芳心亂跳，「阿呀」一聲，連忙奪了手，把自己的耳朵緊緊掩住，口中亂叫：「舅母快來！」一霎時的工夫，那天上的雷聲早排山震地的響起來，砰訥訥，震得人兩耳欲聾。秋谷看伍小姐時，只見他嚇得縮在椅子上，縮作一團，兩手掩著耳朵，還在那裡渾身亂戰。秋谷見了心上〇分憐惜，趁空兒走過去，輕舒兩臂把伍小姐攬入懷中，口中說道：「小姐不要害怕，有我在這裡，不妨事的。」說著不覺的斜倚香肩，低偎檀口，輕輕款款的安慰一番。伍小姐到了這個時候，心上害怕還來不及，那裡還有什麼工夫去和他拒卻？自己的兩隻手兒又緊緊的按著耳朵，不敢放鬆，只得把頭低垂，纖腰緊貼，伏伏貼貼的一動也不敢動。章秋谷心滿意足，公然把伍小姐擁在懷中。這一陣的疾雷閃電，到像和章秋谷做了個媒人的一般，你道湊巧不湊巧？

當下過了一回，雷電已過，雨也漸漸的止了。伍小姐方才放了兩手。抬起頭來，見自己的一個身體竟坐在秋谷身上，不覺面上通紅，掙著要走下地來。章秋谷那裡肯放，不免漸漸的就要得步進步起來。私語溫存，香肌熨貼；春情蕩蕩，歡意初融。

伍小姐到了這個時候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半推半就的，默然不語。但見玉鉤乍放，羅帳四垂；寶扣初鬆，明璫代解。汗濕梨花之頰，風回楊柳之腰。嬌喘微微，清宵細細。半含雀舌，春融檀口之枚；低照雲鬟，暗度麝蘭之氣。臂上之蛇醫早褪，心中之鳳卜初諧。寶髻惺忪，蛾眉羅轉。東風羯鼓，催開上苑之花；瓜字年華，落盡深紅之色。

過了一回，章秋谷走到門口，遞了一個暗號，早聽得門外「呀」的一聲，房門開了，舅太太輕輕走進。伍小姐正對著鏡子整整雲鬟，見了舅太太進來，又羞又氣，滿心委屈，口中又說不出來，只說了一聲：「舅母到那裡去的？」一面說著，不知不覺的兩行珠淚直掛下來。章秋谷深深的勸慰一番，舅太太也解說了幾句。伍小姐心上總覺得有些忽忽不樂，臨走的時候，委委屈屈的看了秋谷一眼道：「我上了你的當！」便咽住了說不下去。秋谷見了，沒奈何只得自家引咎，說了許多好話。伍小姐方才同著舅太太一同回去。章秋谷也同著陳文仙回到新馬路公館來。

看官，你道伍小姐的馬車為什麼壞得這般湊巧？原來是章秋谷做成的圈套，和舅太太商量定了，故意叫舅太太這船做作。這個地方，就是舅太太的小房子。又怕伍小姐心上疑心，故意叫陳文仙充個屋主人。等得伍小姐登樓坐定，舅太太在後面偷偷的轉了出去，陳文仙在外面鎖了房門。章秋谷預先驅在牀後，到了這個時候方才直跳出來。章秋谷因為傻小姐的事情費盡了心機，總是不能到手，便千方百計的想出這個法兒，果然伍小姐落了他的圈套。其實這件事情還是伍圭甫自家不好，平空的和這位舅太太勾搭上了，把女兒托他照應，又糊裡糊塗的娶了個信人做姨太太，兩下潑起醋缸來，把好好的一家人家分作兩起，糟蹋了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兒。這也總算伍圭甫的晦氣了。

在下做書的寫到這裡，忽然有一位前輩先生來和在下說道：「你這部小說，名目叫做『醒世小說』，自然是喚醒迷途，驚回春夢的意思。那些嫖界裡頭姦女騙人的事情，只說是喚醒那班嫖客，不要安心沉溺，拼命揮金，說說也還罷了；至於這位伍小姐和章秋谷的這件事兒，不過是一件傷風敗俗的事情，竊玉偷香的公案，何必也要編在這部小說裡頭？還講的這般詳細，難道演說這些軋餅頭、弔膀子的事情，也算改良風俗的麼？你倒把這個道理講給我聽聽。」在下做書的聽了那位老先生這般說法，不慌不忙的對他說道：「老先生不消疑惑，請聽在下一言。你老先生責備在下的一番說話雖然說得不差，但可惜沒有把這件事兒的始末根由細細的推求一下。

你只想一想，這件事兒的原因是從那裡來的？只要伍圭甫有些主意，不去和那位舅太太兜兜搭搭，也不至於把一家人平空的分作兩家；伍圭甫和舅太太沒有牽連，章秋谷又那裡走得這條門路？這叫做水腐而後蠅蠓生，酒酸而後醱離集。在下做書的所以把這件事情細細的演說出來，也好叫這班住在上海的大人先生看個樣兒。從來欲齊其家，先修其身，先要整束了自家的品行，方才可以保得家裡頭沒有曖昧的事情。這正是在下做書的勸人為善的意思。怎麼你老先生倒是這般說法？只怕錯會了在下的意思罷！」那位前輩先生聽了在下做書的一番說話，方才頓口無言，顛頭播腦的走了開去。

閒話不提。只說章秋谷自從和伍小姐有了相好，章秋谷自己心上自然〇分歡喜。

又為這件事兒，陳文仙非但沒有吃醋的心腸，並且也幫著章秋谷在裡頭出力，章秋谷甚是感激。自此以後，在陳文仙面上不免也加了幾分恩愛。依著章秋谷的意思，要想和舅太太講明白了，買通了伍小姐家裡的傭人，到伍公館裡頭去和伍小姐重尋舊好。伍小姐恐怕洩漏出來不是頑的，再三的不肯；章秋谷只得約著伍小姐仍舊到舅太太的小房子裡頭相會。伍小姐一個月裡頭只肯出來一兩次，只說時常出來恐怕給人曉得。好在伍小姐家裡用的一個梳頭娘姨晚上回家去的，這件事情影也不知。

王姆姆受了秋谷的賄賂，同他們打成一路，還有一個粗做娘姨和一個灶下的廚子，都是牛一般的蠢貨，那裡會知道這些事情？所以，這件事兒外面竟沒有一毫消息。

只有章秋谷一個人，近幾時來豔情深溺，香夢沉酣，好像個穿花蛺蝶一般，應酬了這一邊，還要應酬那一面，不知不覺的，相如病渴，沈吟衣寬，面上的豐采竟銷滅了好些。陳文仙〇分著急，婉婉轉轉的勸了幾回。秋谷自己也覺得有些精神不濟，向文仙要鏡子來一看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我章秋谷上有老親，下有少婦，一個身體關係非輕，以後須要自家留意些兒。」想著，便依著文仙的話兒，在家裡安息了幾天。不覺金風乍起，玉露初零；涼生枕簟之秋，露冷屏風之影；早又是初秋時節。暑氣潛消。正是：

西風昨夜，淒涼團扇之歌；秋雨茂陵，惆悵相如之病。

以後的書中情節，章秋谷初到珠江，安塹第大開勝會，康中丞掛冠歸隱，趙娘姨看戲軋餅頭。許多笑話，無數新聞，都在第八集書中出現。在下做書的到了這個時候卻要歇息一回，和你們列位看官暫時告別了。